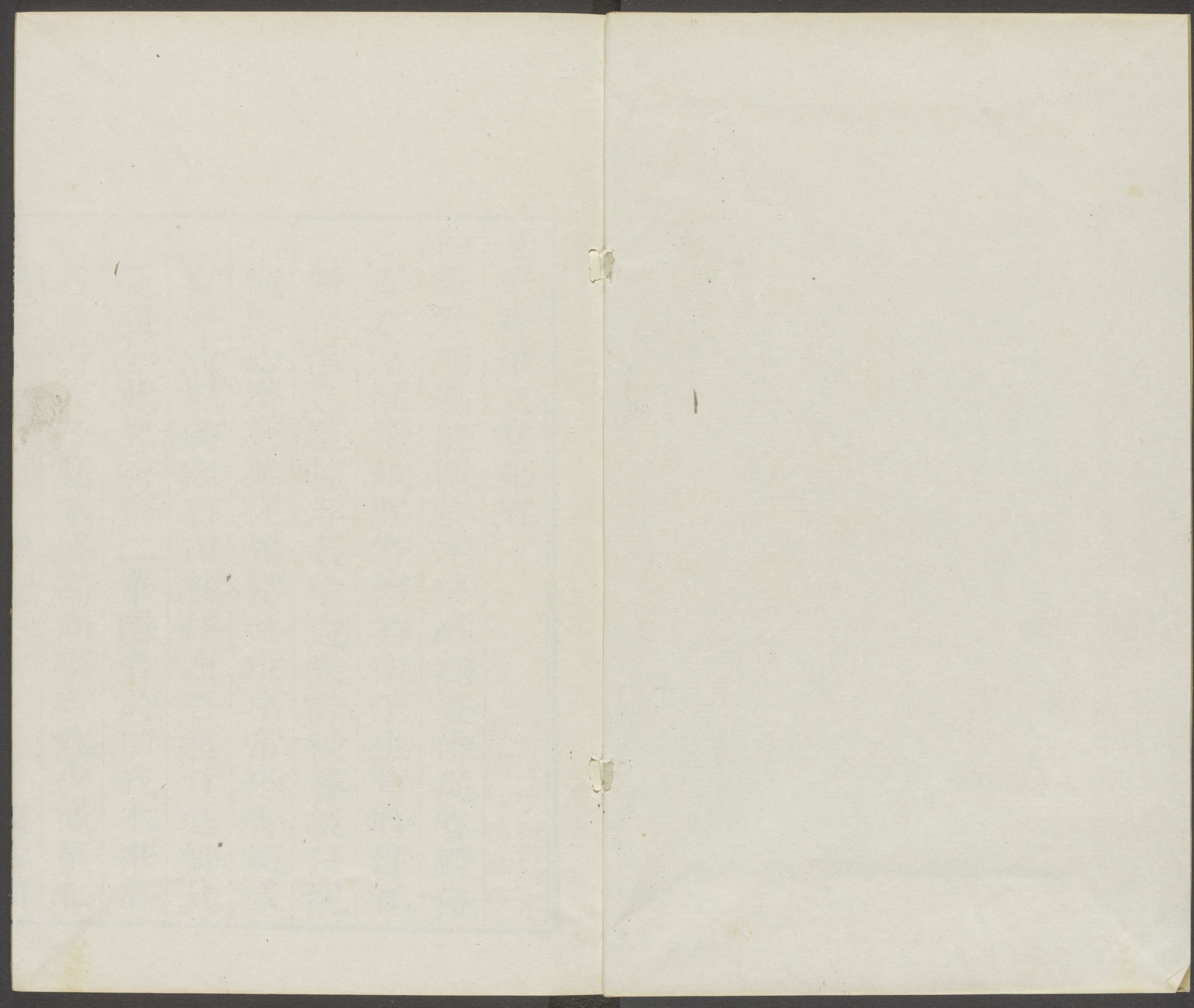


T 9150/7134(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3



老學庵筆記卷第五

种徵君明逸既隱操不終雖驟登侍從眷禮優

渥然常懼讒嫉其寄懷詩曰予生背時性孤

僻自信已道輕浮名中途失計被簪紱目覩

寵辱心潛驚雖從鵷鸞共班序常恐青蠅微

有聲清風滿壑石田在終謝吾君甘退耕其

憂畏如此又有寄二華隱者詩曰我本猷虛

名致身天子庭不終高尚事有媿少微星北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闕空追悔西山羨獨醒秋風舊期約何日去
冥冥然其後卒遭王嗣宗之辱可以爲輕出
者之戒世傳常夷甫晚年悔仕亦不足多怪
也

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
房靜嫌鸚鵡開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
和夢尚狂從今改題品不號醉爲鄉非真中
酒者不能知此味也

紹興中有貴人好爲俳諧體詩及箋啓詩云綠
樹帶雲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銷金上汪內相
啓云長楸脫却青羅帔綠蓋千層俊鷹解下
綠絲縹青雲萬里後生遂有以爲工者賴是
時前輩猶在雅正未衰不然與五代之體何
異此事繫時治忽非細事也

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
雖京師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直十縑一床

至直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予家舊藏一臥者有小字云鄜時田玘製紹興初避地東陽山中歸則亡之矣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卽對曰公方立勲業今必無暇及此他時功成

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者京東端正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是甚言語帥爲發怒頰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鼉子止云曾見東坡手書四州環一島詩其間茫茫太倉中一句乃區區魏中梁不知果否蘇季真云寄張文潛桄榔杖詩初本云酒半

消其下云江邊獨曳枕榔杖林下閒尋草撥
苗盛孝章又誤爲孝標已而悟故盡易之雖
其家所傳然去今所行亡字韵殊遠恐傳之
誤也

范至能在成都嘗求亭名于予予曰思鱸至能
大以爲佳時方作墨卽以銘墨背然不果築
亭也

臨邛夾門鎮山險處得瓦棺長七尺厚幾二寸
與今木棺略同但蓋底相反骨猶不壞棺外
列置瓦器皆極淳古時靖康丙午歲也李知
幾及見之

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
量不知何物語也亦不知其字云何李端叔
爲人作墓志亦用此三字端叔前輩也必有
所據

今官制光祿大夫轉銀青銀青轉金紫金紫轉

特進五代以前乃自銀青轉金紫金紫轉光祿光祿轉特進據馮道長樂老序所載甚詳莊文太子初封鄧王子爲陳魯公史魏公言鄧王乃錢俶婦朝後所封又哲宗之子早薨亦封鄧王當避此不祥之名二公曰已降詔俟郊禮改封可也莊文竟早世

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于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時字也

尹少稷強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曆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唐人碑詞皆偶儷凡二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卽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婦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

王視之卽舉筆盡補其所缺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靖康兵亂宣和舊臣悉已遠竄黃安時居壽春歎曰造禍者全家盡去嶺外避地却令我輩橫屍路隅耶安時卒死於兵可哀也

高宗除喪予以禮部郎入讀祝至几筵殿蓋帝平日所御處也殿三楹殊非高大陳列几席

櫨枷之類亦與常人家不甚相遠猶想見高廟之儉德也

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此潘逍遙詩也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劉隋州詩海內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下方

亂息見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自慰矣見天子近臣已足自慰况又見之于天涯乎其愛君憂國之意鬱然見于言外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蓋新安墨工戴彥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官欲于苑中作墨竈取四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緋氅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輒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痛甚如火灼道人自言九十歲遂徑去追之疾馳不可及祖母是時未六十復二十餘年年八十三乃

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
場偶飲于士人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
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
師灸輒事言訖遽遯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
其妻病道人爲灸屋柱十餘壯病脫然愈方
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爲渺茫
豈不謬哉

齊民要術有鹹杙子法用杙木皮漬鴨卵今吳
人用虎杖根漬之亦古遺法

曹詠爲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靈異者詠
問汪王若爲對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對
曹漕詠以爲工遂愛之曾覲字純甫偶歸正
官蕭鷓巴來謁旣退復一客至其所狎也因
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鷓脯
覲以爲嫚已大怒與之絕然鷓巴北人實謂
之札八

童貫爲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爲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

元豐間建尙書省于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爲相者悉投窳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其後家安國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遷尙書省于外以避之然

京亦窳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爲善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王黼作相請朝假歸咸平焚黃画舫數十沿路作樂固已駭物論紹興中秦熺亦歸金陵焚黃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於浙西一路凡數百艘皆窮極丹雘之飾郡縣監司迎餞數百里不絕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于其上縹緲若抃雲

老學庵筆記 九
泗水閣
間嬉處之自若

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有王子
溶者爲浙東倉司官屬郡宴必與提舉者同
席陵忽玩戲無所不至提舉者事之反若官
屬已而又知吳縣尤放肆郡守宴客初就席
子溶遣縣吏呼伎樂伶人卽皆馳往無敢留
者上元吳縣放燈召太守爲客郡治乃寂無
一人又嘗夜半遣廳吏叩府門言知縣傳語
必請面見守狼狽攬衣秉燭出問之乃曰知
縣酒渴聞有鹹齏欲覓一甌其陵侮如此守
亟取遺之不敢較也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則
謂之拙宦可也彼汨喪廉恥廣爲道徑者不
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
之如蟻

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
爲謔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傅詩曰綠浪
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
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鼉
以道詩亦云煩君一日慇懃意示我十年感
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謔矣

周宇文護與母閤書曰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
知薩保如此不孝此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

武帝崩鬱林王卽位明帝謀廢立右僕射王
晏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
恩一旦贊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勸之引決
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
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
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畢
景儒幕府燕閒錄載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
書自稱岷岷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

哥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矣楚國偶有所問自出屏後呼馬哥親事官聞之白伯父曰夫人請吏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吳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其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矣風俗日薄如此奈何宋白石燭詩云但喜明如蠟何嫌色似鷺燭出延安予在南鄭數見之其堅如石照席極明亦有淚如蠟而煙濃能熏汗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貴之

胡基仲嘗言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趨姿媚狂肆甚矣予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其言羲之俗書未爲可駭也基仲爲之絕倒

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讀平聲

拄杖斑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微赤而點疎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唐韓翃詩云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近世晏叔原樂府詞云門外綠楊春繫馬床前紅燭夜呼盧氣格乃過本句不謂之剽

可也

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枝蘇黃門詩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山有不益眉之彭山縣已無荔枝矣况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歸道中遇異人自稱方五見太傅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蓋施

公睦州桐廬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蓋有緣契矣

張文昌紗帽詩云惟恐被人偷剪樣不曾閒戴出書堂皮襲美亦云借樣裁巾怕索將王荆公于富貴聲色略不動心得耿天隲憲竹根冠愛詠不已予雅有道冠拄杖二癖每自笑歎然亦賴古多此賢也

故都時御爐炭率斲作棊樣胡桃紋鶉鴒青高宗紹興初巡幸臨安詔嚴州進炭止令用土產勿拘舊制

東坡自儋耳歸至廣州舟敗亡墨四篋平生所寶皆盡僅於諸子處得李墨一丸潘谷墨兩丸自是至毘陵捐館舍所用皆此三墨也此聞之蘇季真云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鼉以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別于汴上東坡酒酣自

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

山谷水仙花二絕淡掃蛾眉簪一枝及只比江梅無好枝者見于李端叔集中恐非端叔所及也賀方回作王子開挽詞和璧終歸趙子將不葬吳者見于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己丑卒于江陰而返葬臨城故方回此句爲工時少游已沒十年矣水仙花則不可考然氣格似山谷晚作不類端叔也

吳武安玠葬德順軍隴干縣今雖隔在虜境松楸甚盛歲時祀享不輟虜不敢問也玠謚武安而梁益間有廟賜額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謂之吳忠烈云

姚福進者兕麟之祖也德順軍人以挽強名於秦隴間至今西人謂其族爲姚硬弓家

曲端吳玠建炎間有重名于陝西西人爲之語

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玠能書今閬中錦屏山壁間有其書奇偉可愛成都江濱廟北壁外畫美髯一丈夫據銀胡床坐從者甚衆邦人云蜀賊李順也

邛州僧寺中版壁有趙諗題字字既凡惡語亦淺拙不知當時何以中第如此之高蓋希時事力詆元祐故有司不復計其文之工拙也永康軍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真吳彩鸞書佛

本行經六十卷子嘗取觀之字亦不甚工然多闕唐諱或謂真本爲好事者易去此特唐經生書耳

利州武后画像其長七尺成都有孟蜀時后妃祠堂亦極脩偉絕與今人不類福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舉其領猶拂地兩肩有迹

老杜海樓詩在左縣所賦今已不存成都有一

株在文明廳東廊前正與制置司簽廳門相直簽廳乃故錦官閣聞潼川尤多予未見也成都石筍其狀與筍不類乃累疊數石成之所謂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蜀食井鹽如仙井大寧猶是大穴若榮州則井絕小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石犀在廟之東階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陝之鐵牛但望之大槩似牛耳石犀一足不備以他石續之氣象甚古承平日甚重宮觀宣和中鼂以道知成州有請吏部報云照會本官歷任已曾住宮觀不合再有陳乞遂致仕而歸

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勢險固本朝太平興國中丁晉公爲轉運使始遷于襄西襄西地平不可守又置瞿唐關使於白帝屯兵下臨襄西使有事宜多置兵則夔帥不能親將指臂倒置若少置兵則關先不守夔州必隨以破可

謂失策大抵當時蜀已平乃移夔州晉已平
乃移太原皆不可曉若使晉蜀復爲豪傑所
得彼能據一國獨不能復徙一城以就形勝
耶若雖有外寇而其地尚爲我有乃捨險就
易此何理也

忠州在陝路與萬州最號窮陋豈復有爲郡之
樂白樂天詩乃云唯有綠樽紅燭下暫時不
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羅綺煖被君融盡
玉壺冰以今觀之忠州邠得此光景耶當是
不堪司馬閒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
憐哉

曾子宣林子中在密院爲哲廟言章子厚以隱
士帽紫直裰繫絛見從官從官皆朝服其強
肆如此上曰彼見蔡京亦敢爾乎京時爲翰
林學士不知何以得人主待之如此真奸人
之雄也

祖宗故事命官鑠廳舉進士者先所屬選官考試所業通者方聽取解至省試程文紕繆者勒停不合格者亦贖銅放永不得應舉天聖間方除前制然未久又詔文臣許鑠廳兩次武臣止許一次其嚴如此近歲泛許人應博學宏辭遂有妄以此自稱或假手作所業獻禮部亦許試而程文繆不可讀亦無以懲之殆非也

秦所作鄭白二渠在今京兆府之涇陽皆以涇水爲源白渠灌涇陽高陵櫟陽及耀州雲陽三原富平凡六縣斗門百七十餘所今尙存然多廢不治鄭渠所灌尤廣袤數倍于白渠涇水乃絕深不能復入渠口渠畔又多摧圯填淤比之白渠尤不可措手矣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長吉云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白樂天云荔

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杜子美云
不放香醪如蜜甜陸魯望云酒滴灰香似去
年

李虛已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
與曾致堯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
耳虛已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
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
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沈義倫謚恭惠其家訴於朝欲帶一文字議者
執不可而止張知白謚文節御史王嘉言請
改謚文正王孝先爲相亦不肯改歐陽文忠
公初但謚文蓋以配韓文公常夷甫方兼太
常晚與文忠相失乃獨謂公有定策功當加
忠字實抑之也李邦直作議不能固執公論
非之當時士大夫相謂曰永叔不得謚文公
此謚必留與介甫耳其後信然

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爲去留

李允則真廟時知滄州虜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水爲礮虜解去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爲礮城亦終不可下

信州龍虎山漢天師張道陵後世襲虛靜先生號蠲賦役自二十五世孫乾曜始時天聖八年也今黃冠輩謂始于三十二代非也又獨謂三十二代爲張虛靜亦非也

老學筆記卷第五

老學菴筆記卷第六

太宗朝胡秘監周甫貶坊州團練副使擅離徒



所至鄜州謁宋太素尚書被劾特置不問元
祐中陳正字無已爲徐州教官亦擅離任至
南京別東坡先生諫官彈之亦不加罪祖宗
優待文士如此

今上初登極周丞相草儀注稱新皇帝蓋創爲
文也

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予按周顯德錢文
曰周通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
皆然不獨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
號爲錢文至今皆然歐公又謂寶元錢文曰
皇宋按實錄所載亦同然今錢中又有云聖
宋者大小錢皆有之大錢折二始於熙寧則
此名乃或出於熙寧以後矣

周世宗時李景奉正朔上表自稱唐國主而周
稱之曰江南國主國書之制曰皇帝致書恭
問江南國主又以君字易卿字至藝祖於李
煜則遂賜詔如藩方矣仁宗時冊命趙元昊
爲夏國主蓋用江南故事然亦賜詔凡言及
卿字處卽闕之亦或以國主代卿字當時必
有定制然不盡見於國史也

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爲大傳蓋古人已
有此名不始於公也有黠僧遂投其好僞作

韓退之與僧大顛書引繫辭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爲之跋曰此宜爲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也

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予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庸僧所爲古今一揆可設法嚴

絕之也

先君入蜀時至華之鄭縣過西溪唐昭宗避兵嘗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蓋杜工部詩所謂鄭縣亭子澗之濱者亭旁古松間支徑入小寺外弗見也有柵木版揭梁間甚大書杜詩筆亦雄勁體雜顏柳不知何人書墨挺然出版上甚異或云墨着柵木皆如此

宗正卿少卿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國姓爲之然不必宗室也元豐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大宗正事設官乃於濮安懿王始權任甚重頗鑄損云

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爲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國初至兵興常有之雖才尹不能絕也

祥符東封命王欽若趙安仁竝判兗州二公皆見任執政也慶曆初西鄙未定命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當時如何分職事旣非長貳文移書判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皆不載莫可考也然當時諫官御史不以爲非諸公受之亦不力辭豈在其時亦爲便於事耶宣和中復幽州以爲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藥師同知旣增同字則爲長貳與慶曆之制

不同

鼂以道讀魏書以爲魏收獨無刑禍旣以壽終
又贈司空尙書左僕射謚文貞以此攻韓退
之避脩史之說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
人齊亡之歲冢被發棄骨於外得禍亦不輕
矣

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蘇東坡
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安
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益
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
非也

古謂帶一爲一腰猶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
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
謂帶爲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一腰也

黃巢之入長安僖宗出幸豆盧瑑崔沆劉鄴于
琮裴諗趙濛李溥李湯皆守節至死不變鄭

綦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縊而死以靖康京師之變言之唐猶爲有人也

晉語兒人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溫行經王大將軍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爲可兒也故晉書及孫綽與庾亮牋皆以爲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爲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

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啓云手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椽擯奪朱之亂色蓋不悟正始爲年名也

俗說唐五代間事每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其言甚鄙淺予兒時聞之每以爲笑及觀韓偓金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兼賜金三十兩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凡事皆盡言直是鄙俚之言亦無畏以此觀之無畏者許之無

所畏憚也然君臣之間乃許之無所畏憚是
何義理必起於唐末耳

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
十句其後策題寢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
爲苦慶曆初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故事臺官無侍經筵者賈文元公爲中丞仁祖
以其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邇英自此遂爲故
事秦會之當國時諫官御史必兼經筵而其
子熺亦在焉意欲搏擊者輒令熺於經筵侍
對時諭之經筵退彈文卽上

予與尹少稷同作密院編脩官時陳魯公史魏
公爲左右相一日過堂見魯公語少款少稷
忽曰稽便難活相公面上人又云稽是右相
薦右相面上人又云稽是相公鄉人處處爲
人關防魯公笑答云康伯往年使虜有李愈
少卿者來迂客自言漢兒也云女真契丹奚

皆同朝只漢兒不好北人指曰漢兒南人却罵作番人愈之言無乃與君類耶一座皆笑吳處厚字伯固既上書告蔡新州詩事自謂且顯擢時已爲漢陽守比秩滿僅移衛州予少時嘗見其謝表曰今李常已移成都則餘人次第復用臣有兩子一壻俱是選人到處撞見冤讎何人更肯提挈處厚本能文而表辭鄙淺如此者意謂太母見之易曉耳

王黼在翰苑嘗病疫危甚國醫皆束手二妾曰豔娥素娥侍疾坐於足素娥泣曰若內翰不諱我輩豈忍獨生惟當俱死耳豔娥亦泣徐曰人生死有命固無可奈何姊宜自寬黼雖昏臥實具聞之既愈素娥專房燕封至淑人豔娥遂辭去及黼誅素娥者驚悖不三日亦死曩日俱死之言遂驗

蜀老言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

中計其費爲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爲帥始議轉船摺運於是費十減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謂承公爲湖州鏡王性之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莫不能記對客指畫誦說動數百千言退而質之無一語繆予自少至老惟見一人方大駕南渡典章一切掃蕩無遺甚至祖宗謚號亦皆忘失祠祭但稱廟號而已又因討論御名禮部申省言未尋得廣韻方是時性之近在二百里內非獨博記可詢其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盡護致剡山當路藐然不問也

王伯照長於禮樂歷代及國朝議禮之書悉能成誦亦可謂一時之傑紹興末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猶兼少卿事可謂得人俄坐臺評去近時不惜人才至此

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爲一生人喜其多

淳謹也予在蜀中與何搢之同閱報狀見新
進驟用者搢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進予
怪而詰之搢之曰曾爲朝士者旣爲人所忌
嫉又多謗故惟新進者常無患蓋有激也
杜詩夜闌更秉燭意謂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
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僧德洪妄云更當平
聲讀烏有是哉

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
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者謂投之
水中而浮今人謂之桴炭恐亦以投之水中
則浮故也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桴炭火則
其語亦已久矣

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
則謂高爲歌謂勞爲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
爲萋謂經爲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
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倣此中原惟

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絃爲玄謂
玄爲絃謂犬爲遣謂遣爲犬之類亦自不少
予遊邛州天慶觀有希夷詩石刻云因攀奉縣
尹尚書水南小酌回捨轡特叩松扃謁高公
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道門弟子圖南上
其詩云我謂浮榮真是幻醉來捨轡謁高公
因聆玄論冥冥理轉覺塵寰一夢中末書太
歲丁酉蓋蜀孟昶時當石晉天福中也天慶

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
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
術予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衮臣約飯不能盡
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爲恨

予遊大邑鶴鳴觀所謂張天師鶴鳴化也其東
北絕頂又有上清宮壁間有文與可題一絕
曰天氣陰陰別作寒夕陽林下動歸鞍忽聞
人報後山雪更上上清宮上看

京口子城西南月觀在城上或云卽萬歲樓京
口人以爲南唐時節度使每登此樓西望金
陵嵩呼遙拜其實非也京口記云晉王恭所
作唐孟浩然有萬歲樓詩見集中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
渡揚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烟水上已
是用維語歐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
空山色有無中詩人至是蓋三用矣然公但

以此句施於平山堂爲宜初不自謂工也東
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
謂歐陽公創爲此句何哉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
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
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
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
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

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
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鎖
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
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
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之類
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但以
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
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

者却來請謁爲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

杜牧之作還俗僧詩云雲髮不長寸秋寒力更
微獨尋一徑葉猶挈衲殘衣日暮千峰裏不
知何處歸此詩蓋會昌寺廢佛時所作也又
有斫竹詩亦同時作云寺廢竹色死官家寧
爾留霜根漸隨斧風玉尚敲秋江南苦吟客
何處寄悠悠詞意悽愴蓋憐之也至李端叔
還俗道士詩云聞道華陽客儒衣謁紫微舊

山連藥賣孤鶴帶雲歸柳市名猶在桃源夢
已稀還家見鷗鳥應媿背船飛在道士還俗
非不得已者故直譏之耳

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
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
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唐
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
皆是

漢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間時聞洞
中泉滴聲良久一滴清如金石黃魯直題詩
云古人題作東丁水自古東丁直到今我爲
改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成都藥市以玉局化爲最盛用九月九日楊文
公談苑云七月七日誤也

馬鞭擊猫筇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之不
可推者也

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爲衣真若煙霧一
州惟兩家能織相與世世爲婚姻懼他人家
得其法也云自唐以來名家今三百餘年矣
禁中有哲宗皇帝宸翰四大字曰罰弗及嗣更
無他語此必紹聖元符間有欲害元祐黨人
子孫者故帝書此言祖宗盛德如此故老言
大臣嘗從容請幸金明池哲廟曰祖宗幸西
池必宴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楊琪作
龍舟極奇麗或請一登之哲廟又曰祖宗未
嘗登龍舟但臨水殿略觀足矣後勉一幸金
明所謂龍舟非獨不登亦終不觀也

唐人本謂御史在長安者爲西臺言其雄劇以
別分司東都事見劇談錄本朝都汴謂洛陽
爲西京亦置御史臺至爲散地以其在西京
亦號西臺名同而實異也

唐人本以尙書省在大明宮之南故謂之南省

自建炎軍興蜀士以險遠許就制置司類試與省試同間有願赴行在省試者亦聽之蜀士因謂之赴南省以大駕在東南也尤非是北戶錄云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爲醬名蟻子醬按此卽禮所謂蚺醢也三代以前固以爲食矣然則漢人以鼃祭宗廟何足怪哉

祖宗以來至靖康間文武臣僚罷官或服闋或被罪敘復到闕皆有期限如有故須自陳給假至建炎初以軍興道梗始有三年之限後有特許從便赴闕猶降旨云候邊事寧息日依舊然遂不復舉行矣

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甯注曰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江鄰幾嘉祐雜誌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

老學齋筆記 十六
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予在成都見周世宗
除劉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彥亨尚書之
子處

嘉祐雜志云峨眉雪蛆治內熱予至蜀乃知此
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
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
之雪消蛆亦消盡

會稽鏡湖之東地名東關有天花寺呂文靖嘗
題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牕向水開
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今寺乃
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間廬舍前臨一支
港與詩殊不合豈陵谷之變遽已如此乎或
謂寺本在湖中後徙於此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
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盡廢此
猶存唐舊爲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謂錄

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張真甫舍人廣漢人爲成都帥蓋本朝得蜀以來所未有也未至前旬曰大風雷龍起劔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壞南字爪迹宛然人皆異之真甫名震或爲之說曰元豐末貢院火而焦蹈爲首魁當時語曰火焚貢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譙門知府震爲

對然歲餘真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時府治堂柱生白芝三諂者謂之玉芝予按酉陽雜俎芝白爲喪真甫當之

自元豐官制尙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時有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襪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大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凶

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賂賄公
行冒濫相乘饒軍曰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
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他曹寂寞
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兩娵
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齏麪兵
職駕庫斲薑呷醋刑都北門人肉餛飩工屯
虞水身生餓鬼

高宗行幸揚州郡人李易爲狀元次舉駐蹕臨
安而狀元張九成亦貫臨安時以爲王氣所
在方李易唱第時上顧問此人合衆論否時
相對曰易乃揚州州學學正必合衆論人笑
其敷奏之陋

唐以來皇子不兼師傅官以子不可爲父師也
其後失於檢點乃有兼者治平中賈黯草東
陽郡王顥檢校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後皇子
及宗室卑行合兼三師者悉改爲三公政和

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置少師少傅少保皇子乃復兼師傅自嘉王楷始

今參知政事恩數比門下中書侍郎在尚書左右丞之上其議出於李漢老漢老時爲右丞蓋暗省轉廳可徑登揆路也呂丞相元直覺此意排去之然自此遂爲定制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

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常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僞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予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泰然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宜哉

杜子美梅雨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
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疎易濕雲霧密
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岬回蓋成都所賦
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令
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
不同耶

老學菴筆記卷第六

終

